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三

宋　衛湜　撰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不孝弟司徒使鄉簡

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考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序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不變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録也

孔氏曰此論絀惡之事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鄭註耆老謂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是也老賢則年老有德行而不仕者朝有朝王之嫌故鄭云會也耆老既會於鄉學內為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習射當在州學習鄉當在黨學今並於鄉學者州屬於

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故鄉學得為射也又鄉飲酒觧以鄉為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為之亦謂之飲酒故鄭註庠謂鄉學也習射習鄉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自

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內之人也此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敎狠之人為之習射習鄉鄭註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亦復習鄉射之禮故經云如初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註云中年又為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註云

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案司馬法云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故知遠郊之外為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又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註不云間年者案學記一年至九年知類通達以九年限極不云間年也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今但居夷狄之内地故下註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録者文王世

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録其長幼故云猶録也

長樂陳氏曰道德一風俗同則鄉之所好者無非善其所惡者無非不善然後可以因其聰明使之簡不帥升秀士也古者凡以敬而見者皆謂之朝則春秋之朝廟祭義之朝牲此朝於庠是也習射上功則示之以行能習鄉上齒則道之以孝悌國之俊士以與執事則激之以賢才俟之如此而猶不變然後右鄉

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以愧厲之不變然後移之郊移之遂以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先王之於不帥教者至四變然後棄之豈其所得已哉　又禮書曰鄉簡不帥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

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䞇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歸于士

延平周氏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六鄉簡其不帥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率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為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

移之遂真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恕若此

又曰夫鄉即郊也而鄉之外即遂也言鄉言遂而間之以郊何也夫在於境上而為鄉遂之郊是以謂之郊也何以言之出車之詩先言于彼牧矣次言于彼郊矣者自其出而言之也尚書先於癸亥之陳言商郊次於甲子之誓言商郊牧野者自其入而言之也此所以知郊在鄉遂之間也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云則教之之道亦已至矣而猶

有不帥者焉則不可不聞於上也鄉則六鄉之老也
周官言二鄉則公一人者是矣故繼言耆老皆朝于
庠庠鄉學也鄉飲酒言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矣然
學記又言黨有庠者葢别而言之雖有黨庠術序之
異名自其養人於此言之則皆可謂之庠也士有曰
秀士曰選士曰造士曰進士而此則止帥俊士者以
升之學曰俊士方其朝于庠故據在學者帥之也此
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葢欲俊

士執事以激羣衆非大司徒躬率之有所不可故本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有司冦大司冦有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不變者以既别之以行能道之以孝悌激之以賢才而猶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居者亦使變其行也左鄉右鄉特彼此之别而已至移之郊又有内外之别焉遂又有逺近之别焉先王之待人至於此然猶不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於是屏之逺方終身不齒焉所謂

遠方則九州之外地之尤遠者又非特若遠之有別於近而已或曰移或曰屏何也移則遷之使知改屏則棄之而不復齒見祭義三命不齒觧

石林葉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絶人以惡一鄉以為不帥教則無往而不為惡也然而耆老朝于庠習鄉射以教之以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鄉遂終至於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絶其為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

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為勝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為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為上上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為德上其有齒則人知長幼卑尊之為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為善而不肖懲於為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鄭氏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禮者學大學也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
孔氏曰此論崇德之事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孝友多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唯在鄉令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

此升於大學曰俊士年已二十故鄭註謂可使習禮者又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説云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鄭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征謂力役謂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俊士雖身升在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已能習禮皆免其繇役者是為造成之士也

長樂陳氏曰夫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德俊謂之俊士其德成謂之造士進士則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蓋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衆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能者皆舍則征於司徒者惟大軍旅大田役而已升於司徒者鄉師之所舍也升於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周官考校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校於黨正校於黨正然後考

於州長考於州長然後考於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之於王然後内史詔王以制爵而不言鄉升士於司徒司徒升士於大學益司徒言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教而賓興之以鄉三物而已是大學亦司徒之所教也司徒言以德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禄則民興功是爵禄亦司徒之所制也由是觀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益亦周制然矣

延平周氏曰天之所以為聰明者以民而君之所以

為聰明者亦以民故簡不肖者必命於鄉而論其賢者亦命於鄉也秀士者謂其秀出於一鄉者也選士者謂其足以中有司之選者也俊士者謂其有知於聖人也造士者謂其有所作成也鄉論其秀士而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而已於司徒則有征也司徒論選士而升於學則雖司徒亦不征也所謂不征者特有激於不肖而已蓋古之有道之士安於義命之理以為有命則雖匹夫召之役亦且往也以為有義則

雖天子亦莫得而臣之是征之與否固無加損也哉

然毀譽無常而好惡不一者天下之情同也今以簡

不肖論賢者皆命之於鄉可乎先王躬正信以倡天

下則毀譽當一道德以善風俗則好惡同毀譽當好

惡同然後命之於鄉不亦可乎

嚴陵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造而有所成選

言美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

猶在所擇故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

也秀而為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為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李氏曰司徒興能則以三物物者烝民之所自有者也論而升之則以其秀秀者士之所自存者也選言其選於衆也先王之時養之雖不異而其才有大小故雖文王之時小大皆成才而具詩則始曰翹翹錯

薪言刈其楚又曰言刈其蔞葢大者如薪小者如楚又小者如蔞雖皆可刈而其可選之才莫不有先後故曰選士俊士如楊子言知哲聖人也洪範曰俊民用彰君奭曰明我俊民詩曰烝我髦士是也民言其在下士言其將以官之也進士言其無斁也德之未成則貴乎有造德之既成則貴乎進而無斁也

廬陵胡氏曰升之學為其有德行道藝不但可使學禮而已

山陰陸氏曰造士造而成之正在是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髙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此詩書禮樂四術教以成是士故

云以造士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以至俊選皆以四術成之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

孔氏曰此明習業之事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為教謂敷暢義理賛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者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以詩書禮樂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春秋

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鄭註詩得為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為安静舞為鼓動舞為陽聲為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静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静故云陰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鄭註互言之者謂不互

言當云春夏教樂詩秋冬教禮書則是春夏但教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禮書不教樂詩今交互言之言其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為偏主耳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也

長樂陳氏曰詩書禮樂以之為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教人則謂之四教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春

教以樂秋教以禮則文王世子春誦秋學禮是也夏教以詩冬教以書則文王世子夏絃冬讀書是也陽動而主聲隂靜而主事春夏陽也詩樂則聲也秋冬隂也書禮則事也一隂一陽之謂道造士之法在順之而已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不同者春貌之時而舞則貌也秋言之時而聲則言也先王於隂陽之理或取以動靜或取以五事各有所當也造士必以樂正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之成人未嘗不終

始於此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周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意歟　又曰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以夫春夏陽而書禮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以夫秋冬陰而詩樂皆陽事也宗伯曰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然春誦於東序主乎詩夏弦於成均主乎樂秋之瞽宗者禮也冬之上庠者書也則鄭氏謂因時順氣於功易成理或然也葢防之者

成人之事順之者小子之事孰謂未升大學則弦誦乎　又樂書曰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夔為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為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為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

道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葢本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與春秋者為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賛其意葢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

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詩書禮樂所載者道也體之在己則術於此而已故曰四術用之以化人則效於此而已故曰四教禮者體也故於秋教之蓋秋主揫斂所以成體故也樂者樂也故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為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言為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故於冬教之蓋事為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則順之之道又有見於

此凡言春秋必以春為前者先後之序也然誦亦詩也弦亦樂也而文王世子乃言春誦夏弦何也葢弦誦者詩樂之用詩樂者弦誦之體方言其體故以樂為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為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教之詔之皆於春夏而已春之教樂未始無詩要之以樂為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為主耳弦之與誦其義亦猶是也故文王世子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或詔之以典書者或詔之以執禮

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别而教之者順陽交陰
辨之義故也此則一教之以樂正者以夏殷之制略
未若周之制詳故也大子適子也大則以大言之也
適子大而庶子小故謂之大子諸侯有君道故謂之
后然非一人也故以羣加之天子之子亦謂之大子
則以特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大子則
以特大於一國之子而已名之以大雖同所以名之
以大則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全乎臣矣其

子不足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自王大子以至於國之俊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内外之別故也則與師之而執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彼特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然以大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是也

山陰陸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事也凡造士興於詩書次之禮次之樂又次之是之謂順莊子曰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言教不言學非成德也有教而已據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凡學必時矣故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延平周氏曰四術仁義禮智也四教詩書禮樂也崇四術所以尊德性立四教所以道問學尊德性天也道問學人也天與人先王之教未嘗偏廢也舜命夔典樂而教胄子周立大司樂而掌成均之法此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者葢以樂為學教之始終而能入人之深也天子言其適王子言其庶四時之教其大子與俊選者同則道德所一也

廬陵胡氏曰鄭葢以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故必謂

詩樂屬陽又以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故必謂書禮屬陰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日而闕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豈分四時孔子言學詩學禮何必夏教詩秋教禮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何必詩於夏書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聲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秋亦可教樂矣不必春也若云冬必書夏必詩則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鄭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則春亦可教詩

書禮矣不必夏秋冬也鄭註云互言之其義未明故詳別其旨

講義曰四術四教皆不過詩書禮樂而已以此而為術業故謂之術以此而成教養故謂之教亦異名同實而已

金華邵氏曰入學當有漸磨之益而勢之尊隔則難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勢之尊者使其以驕貴自恃而居乎貧賤而齒尊者

之上則有善何以相勸有過何以相糾惟畧勢位而一皆以齒則漸磨之術可施如此而不入於善而不帥教也故於將出學之時簡之至屈萬乘之尊動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之衆甚而天子食不用樂古之人君其不忍輕棄人才如此

盱江李氏曰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為化民也為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

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罪罪則戮其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明主推恩羣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無辱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辛大矣知者慮之則為禍亦大彼不善之質而假之位鮮不及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

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於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于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為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

孔氏曰此論王子等屛退之事案周禮大胥中士四

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註云樂官屬也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樂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

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

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

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然詩

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

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

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

可知也鄭註南北為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南北

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周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云大遠也

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學教為朝廷之大政使大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

後世無及也

延平周氏曰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學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

比之觵其不敬者廵舞列而撻其慢怠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觵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學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于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學正也以之告于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于庠大學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

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重棄之也重棄之
與周官鄉士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
舉與文王世子不舉為之變同意棘則欲其悔過之
速寄則示其有可復之理可悔而不知悔可復而不
能復然後終身不齒矣屏之止於東西而不及南北
者南於中國為尤遠北於四方為尤寒自非惡之欲
其死則不投之於此詩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國
子之屏宜不至此矣盖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

視學與三日不舉仁也終身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

嚴陵方氏曰視學之禮則文王世子所言者是也不變王三日不舉者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耳

山陰陸氏曰寄言今雖寄後將復焉棘言今雖棘後

将宥焉雖曰終身不齒其幸望猶如此聖人之仁也

李氏曰王親視學此有以見勞於索之也勞於索之則休於使矣

講義曰三日不舉閲其教養之久而猶不變所以深惜其齒於學而無所成也古者大喪則不舉大札則不舉邦有大災則不舉又司寇行戮則君為之不舉王閔士之無成而至於三日不舉樂則所以教養以待天下之士為何如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鄭氏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禄也司馬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孔氏曰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最秀異者以告於王

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升諸司馬葢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禄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鄉人既早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

此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也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以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禄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教事而已司馬進賢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政事而已葢古者之設官也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聯而聯事則合職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馬然後無俾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發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　又樂書曰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

馬曰進士所以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之邪

嚴陵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於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造士之秀則於成材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隷於政

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臨政則可以進於王所故以進士名之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曰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何也秀特有材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別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

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禄之其序如此

金華邵氏曰論造士之秀必告於王而始升諸司馬

葢用人之權當歸之君故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取士其擇之非一人而進之非

一日故在位者莫非成德之士

廬陵胡氏曰論賢者告於王則不賢者固不告矣後

世策士於王庭不論人材賢否皆授以官非古論賢

之義也定其論謂公論皆定於一無異議物論既定

乃試以官古者為官擇人必合公論

盱江李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否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禄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髙冠大葢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廩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

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諶謀於國則否况其下者乎茍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禄則曠天官敗公事可勝道哉王制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鄭氏曰以不任大夫也

孔氏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鄭知不堪任大夫也

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論語註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長樂劉氏曰加禄而升為大夫矣廢其所職之事則黜之終身不復許之仕進死則葬之以士禮必人之竭其忠也

嚴陵方氏曰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興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

之於其死也夫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以仕禮葬之者以其曾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者舉中以該之也

延平周氏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葬之者恩也

廬陵胡氏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匡衡楊僕免為庶人李徳裕貶為參軍皆不書薨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乗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乗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况司馬掌政典則其所辨

論官材者豈特文而已司徒掌教典則其所教習者豈特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為一途也

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為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旅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

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贏股肱謂攘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亦為不德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

孔氏曰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藝之事言此既無道藝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攘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

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已言此重云者見其色目也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為一事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為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橫渠張氏曰羸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有此二等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臝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為力歟技不止於射御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白矢叅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

若鳴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長樂陳氏曰有其能者必有其名有其名者必有其分則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言其能也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其名也出鄉不與士齒言其分也因能以正名正名以明分先王所以處執技者如斯而已葢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分守如此欲人遠耻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周公以多藝為能孔子不以射御為賤何也古之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也乃若不知道德與

仁唯藝是從此君子所以賤之也文王世子謂之郊人賤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與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此禮所以不同

延平周氏曰先王不責備於人茍有一藝皆得與於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為始終而未嘗

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此則以射御爲執技之賤者葢古人之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德不能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以賤之也不貳事移官非執技之所能也執技爲百工仕於卿大夫爲家臣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爲士也古之爲士其貴於鄉如此此人人所以遠恥而有常心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異言一節總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

之事此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宜謹不可專制必須三刺以求民情鄭引三訊見周禮司刺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旨無簡不聽者旨

意也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㫖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者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唯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故為而入重罪故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尚書眚災肆赦是也

長樂陳氏曰訊而謂之刺者訊之然後刺故也春秋殺大夫曰殺於内公子則曰刺蓋衰周之時先王訊

之之法特施於公子而已

嚴陵方氏曰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怨辟明而不隱則所制者無疑辟者法也惟辟能立法故也刑出於法而已此先刑而後辟者以刑得其正然後辟得其明故也刑辟所以待獄訟獄訟皆有言者也故曰聽聽訟而後有獄此先獄而後訟者上下之序也有旨謂其法有意無簡謂其情無實於法雖有意於情即無實若是之人則不聽其訟而施刑焉慮其殺不

辜故也簡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同所以書獄辭而已

山陰陸氏曰若令聽訟無簡書可據與無可書之實狀皆不聽也

李氏曰必正刑而後可以明辟不正刑而明辟則察辭於差而非從矣書曰惟明克允明者内有以察其真偽之情允者外有以審其輕重之罪審其輕重之罪所以正刑察其真偽之情所以明辟也訟不已則

至於獄至獄則訟故曰獄訟

延平周氏曰言司徒司馬而後及於司寇其序葢與周官同然獨以司空先之者葢司空掌事典而富民者也富民者治之所終始故先之不亦宜乎周官三訊皆訊之以言而謂之剌者葢訊其罪之當剌與否故得謂之剌也附從輕赦從重先王以君子待天下其為忠厚如此

石林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為主刑有

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决係於囹圄則為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為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為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葢人誠則其辭簡偽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嚴其威而不可犯也故亦曰有旨無簡不聽為其偽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為善情有可恕則赦

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古者刑辟書於簡所謂簡書是也書於簡則有實迹呂刑云無簡不聽又云五辭簡孚皆實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鄭氏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即或為則論或為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

孔氏曰凡制五刑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鄭云斷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議刑時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論或為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生殺得中之理鄭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為喜怒也

長樂陳氏曰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先王之所制刑

嚴天威而已郵呂刑所謂五過也罰呂刑所謂五罰也制五刑而曰郵罰麗於事者先王無意於刑人而刑常貴於從輕故易噬嗑之用獄以明罰為先禮言制刑以郵罰為主

嚴陵方氏曰五刑即墨剕劓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也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為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為言者輕且如

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䘏罰為序者亦先輕以明之也周官所謂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也

山陰陸氏曰即天因性循理善即人心之謂也若有司論䘏罰則當麗於事而已葢上以道揆制刑下以法守論罪

石林葉氏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其罪也人以為當誅而天亦誅之故刑即天論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其

過也己所自取而人不與焉故罰麗於事
廬陵胡氏曰郵尤也成帝紀云上天見異以顯朕郵
此言尤人罰人皆當麗著本罪呂刑云惟時苗民匪
察于獄之麗
講義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謂五刑五用皆本於
天也呂刑曰非爾惟作天牧謂設刑禁之官者非爾
也為天牧民而已制刑而必即天論則不可私以輕
重就天理以論之則任理而不任情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寛

謄錄監生臣劉天綸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宋　衛湜　撰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孔氏曰原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為父隱臣為君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為平量之恕而免放之盡意思念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謹慎測度罪人之意善惡淺深之量以分別之使不相亂也聽獄之人又當盡悉巳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之人情不有抑屈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與衆庶共論決之

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比例也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也

長樂陳氏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原父子之親則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疑獄與衆共之呂刑所謂胥占是也衆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

嚴陵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為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序也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以無倫乎亦在乎論之而已情之淺深各有量也而不可過焉原其情者其可以無測乎亦在乎測之而已事非有惑無

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惑故也情非用誠不可以測故曰慎測以慎由乎用誠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别之也悉其聰則所聽者無遺矣悉其明則所見者無遺矣致其忠則不欺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道乎故曰以盡之也汎與汎愛之汎同可信則斷之以己可疑則資之於衆也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

獄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以成其獄比之為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首言權之者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為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李氏曰五家為比有罪則竒衺相及而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則不相及也比必相及所以使之止其惡父子兄弟不相及所以使之全其恩故曰必

原父子之親為王之親而有罪則適輕犯王之親有罪則適重凡賢者能者有功者勤者為王之賓者皆有以寛而宥之犯之者反此故曰立君臣之義原在乎情故曰原立在乎義故曰立權者至於平而止之物也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聽以五辭正以五刑刑之正也正以五罰正以五過刑之變也司寇正刑明辟師聽五辭之謂也凡制五刑必即

天論正于五刑之謂也郵罰麗於事正于五罰之謂也衆疑赦之正于五過之謂也古之聽獄也察下之安僞無所逃其罪而罪之所疑猶赦之此亦務省刑之道而有以見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父為子隱親之也臣為君隱尊之也親之則為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為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為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者乃所以為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

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序則有理故意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慎以測之此四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别之也聰明則聽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訟者也聰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已忠愛近人推而及之在人故聰明言悉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則待之已盡至於罪有可疑而衆共赦亦必從之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雖然罪有輕重則事

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决之然後成獄辭

講義曰父子之親若周官議親之辟是也君臣之義若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金華邵氏曰用刑以平允為主不可偏於一也原父子之親則近於愛故必權之以君臣之義則不溺於愛意論輕重之序則近於私故必謹測淺深之量則不流於私悉其聰明則近於察故必致其忠愛而不陷於察如此而或偏於一未之有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

公位焉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獄成告於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又當作三宥宥寛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孔氏曰成獄辭者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吏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

鄭註云鄉師之屬鄉謂鄉士師謂士師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非周禮地官之鄉師也漢書百

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也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鄭註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是鄉士遂士縣士職文彼註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要之者為其罪法之要辭即是囚之狀辨録為要狀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平罷民

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鄭註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知聽於外朝也棘取赤心而外刺見周禮註王命三公參聽之者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吏共參準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也註云周禮欲免之公會其期遂士職文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王三又者三三事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寛之鄭註云一宥以下周禮司刺文

不識者不審也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則非謂無簡矣故史得以獄成告於正也獄辭始於史者以掌官書故也正之聽也特於獄而已至於大司寇之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獄之辭又成

矣故可以告之於王然而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專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又告於王若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又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又然後制刑也可以制刑矣而又宥之故謂之又也君子之盡心尤見於此

長樂陳氏曰正周官鄉士之類是也史鄉士史十有

二人之類是也王必三宥然後有司制刑者王以道揆而貴乎寛有司以法守而貴乎嚴寛則天下之所樂嚴則天下之所畏

山陰陸氏曰正無常位顧所言何如耳若建其正立其貳則正大司徒大司寇是也正掌官法以治要師掌官成以治凡則正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鄉師士師是也此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矣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

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又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是二者上之所敬謹也若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雖曰未麗於刑亦刑之事也然

則大樂正所屏大司寇所刑司市所罰一歲幾何皆

君相之所當先知者故王齋戒受諫冢宰齋戒受質

不敢以為後故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

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司市三官以

其成從質於天子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

故君子盡心焉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

孔氏曰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輙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刑者侀也此說刑之不可變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侀是侀體之侀言刑罰之刑加人侀體又曰侀者成也言侀體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益刑罰者所

以防其故者也故雖輕亦在所不赦

長樂陳氏曰葢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馬氏曰刑之所以為刑者猶人之有例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曰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

慎焉

山陰陸氏曰凡作刑罰輕無赦言如上所謂可謂惄矣即欲作而興之雖輕又不可赦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刑者侀也者刑者人之刑也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之所謂刑異乎人之所謂刑侀者成也者人之刑論成而已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雖王猶不得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

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李氏曰司寇職曰聽萬民之獄訟以情訊之至於旬
乃弊之用情訊之所以盡其心及十日斷之以其一
成而不可變也故舜獨命士曰欽哉欽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
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
者不以聽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其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之行偽至而澤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令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明

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

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巫蠱若
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蠱者損壞之名
巫行邪術損害人者俗禁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
漢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鄭
衛多淫風故謂淫聲鄭云之屬者桑閒濮上之音亦
是也鄭子臧好聚鷸冠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楚子玉
為瓊弁玉纓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瓊弁謂馬飾皆異
服也公輸般請以機窆之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

機空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緫謂般也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談偽事辭理明辨不可屈止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鄭註虛華謂習偽習非㨗給謂辨博而澤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托吉凶以求財利如今時之人執持此喪葬築葢嫁取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葢謂舍宇

嚴陵方氏曰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壊於法亂名則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執左道以亂政也故殺奇技足以蕩人之心奇器足以喪人之志所學者非則道失其正矣況至於澤而及人乎假於鬼神則以禍福而惑人者也假於時日則以災祥而惑人者也假於卜筮則以吉凶而惑人者也雖不足以亂政亦足以疑衆矣故亦在所殺也左道者以於道逆而不便也國語士蔿曰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

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是則左以言其逆也春秋南遺曰冢卿無𨨏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是則左以言其不便也

馬氏曰淫聲所以惑民聽異服所以惑民視奇技奇器所以惑民心僞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行僞而不由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猶足以惑動人之善心甚者至於堅辨博㴑有以惑衆故殺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謂之假假

於鬼神之幽而信其卜筮之明則有以惑於衆故殺
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其教之也則鄉師攷教察
辭稽器展事合方氏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
同其好善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
方而觀新物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
聲音達瑞節同度量其禁之也大司徒有造言之刑
亂民之刑大司樂禁淫聲司稽禁不物者大祝禁逆

祀命者然則析言以亂理破律以亂法亂名而失實改作以敗常執左道以畔順以至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亂政疑衆者其在所殺宜矣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者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為故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淫聲以至時日卜筮多出於在下者之所為故疑衆所謂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也亂政者其害大疑衆者其害小此亂政之誅所以先於疑衆也時日卜筮必有禁何也古者天子有

守龜諸侯有守筮大夫有所占則請卜於君而已是在下者無卜筮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破律破後王所述改作改先王所作若瞽史諭書名是亦名也

李氏曰舜典曰怙終賊刑怙自恃以為姦者也終遂而不反者也賊害人者也三者先王之所刑而刑之莫先於怙此四誅之所以不聽也求之周官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所謂暴力亂政者也作淫聲異服

奇技奇器以疑衆所謂矯誣犯禁者也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與夫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所謂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故禁虣氏曰以告而誅之所以誅其不聽也先王之世道德一而習俗成其行有若是者乎蓋亦僃法所不免也後世道德既微而奇行者於刑無誅義理既晦而異言者於法無禁行僞者其行之有故言僞者其言之成理淫辭不能放詖行不能距此君子所以思反經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可述離析其言則爲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爲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爲逆凡此非特疑於衆而於國政亦亂之也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則爲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爲僞學不順其是則爲非鬼神時日卜筮不以實告則爲假凡此雖非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入造言之刑疑衆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

以聽雖然言行以偽學順而非皆所自為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葢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辨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

延平周氏曰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

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蠱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鄭氏曰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圭璧金璋至戎器皆

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
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
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不粥於
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果實未成不
利人木伐之非時禽獸魚鼈殺之非時皆不中用故
皆不粥於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鼈
蜃月令季冬始漁關竟上門譏呵察
孔氏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

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飲食器者既夕禮敦杅之屬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案鄭註周禮則帛廣二尺四寸若不中度數並不粥於市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也但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虣云禁屬游飲食於市是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

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也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禁身著異服者又識口為異言之人防姦偽察非違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司市所執之禁令也天下之民以有易無莫不萃於市也司其市者執禁令以通其有無而犯於國之禁令者不得粥於其市則人人篤於信義而詐偽不生矣物物遂其性命而暴天不作

矣禮制由之以立忠愛由之以成故中和可致於市民也

嚴陵方氏曰禁之所在不可違也故以執言也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于朝書而縣于門閭近則徇之使聞遠則縣之使觀在上待之為已盡在下習之為已久如是而猶犯之宜其不赦矣金璋蓋以金飾之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黄金勺青金外者是以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謂君

所命之服若再命受衣服者是矣命車謂君所命之
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
則得粥之者以丘乗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故
也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𤣥黄之類孔子惡
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
也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
可知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以為器然
後見其為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所日用者不可不粥

此亦禁其侈靡者而已觀周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亦不過是也執禁以譏即前關譏而不征禁異服則慮其足以惑衆視識異言則慮其足以惑衆聽特曰識之所以借上之所采而違之故也識與小子識之之識同

馬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者先王日中之市也先王之為政在於明分而貴賤異勢其用不可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

之所寶也命服命車上之所用也宗廟之器犧牲上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上所用非下之所宜有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為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皆不粥於市先王於為政害者使之亡靡者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靡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

異服之在四誅則不以聽而止於禁之識之何也葢
禁之者守關之事也至於誅則在上者之所為也
山陰陸氏曰圭璧金璋言有以下諸物不常有也縠
梁曰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金在璋上著
金亦器若金敦之類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
中度粥於市也周官質人掌成市之兵器然則戎器
不粥於市為有戎器者也非戎器不粥於市衣服飲
食不粥於市謂初非粥者也即他飲食不應有禁下

言大史大史王左右也遠則舉闕近則舉王左右以為其餘莫敢不慎也

李氏曰執禁者持成法以有待也持之以法故曰執待其未然故曰禁雖過不赦欲民莫敢不慎也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戎器粥於市則慢禮用器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粥於市則亂政錦文珠玉成器飲食粥於市則靡俗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而

粥於市則傷物周官司市凡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葢錦文成器飲食民得以有而不禁圭璧金璋犧牲商得以資賈得以粥而無禁命服命車戎器工得以作而無禁故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二而此言其禁則十有四也

盱江李氏曰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行

沽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徵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徵之而已又僞時之禁俱十有二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此經所言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僞為先民之詐僞葢其常心矧兹市井飾行價慝何所不至哉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其奇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

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此之謂也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

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德不合於一則識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者譏所以禁其未然凡此皆治民之具譆惡者亦人情所不免故下大史執簡以記其言動奉譆惡以示禁者所以為治天下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治市之法如此之致詳葢所以杜

其僭踰欺詐而又以順時令者也關之有征先王之通法孟子謂令之為關將以為暴豈有征即是暴耶葢言征之有過於先王之法者也

吳氏苹曰司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皆十有二而在民尤先於商賈與工者民不敢用則商賈不敢販工亦不敢造也王制其禁凡十有四先王之世大率言於市如此此民之所以安分務本而無奢淫姦偽之習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孔氏曰此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之事奉進也鄭註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註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子

卯巳具檀弓䟽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大史之職主典國之禮法凡有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會遠祖於大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齋戒恐懼以俟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修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咎徵作於四時札瘥刑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

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叙事于官府頒告朔于邦國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長樂陳氏曰諱則非可言惡則非可為執簡記則王知所從奉諱惡則王知所辟凡此施於喪祭軍賓會同之類而已若夫四方之政事與其志則有誦訓傳道及詔辟忌

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即周官大史所謂執書抱法是也奉諱惡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大史者以小史為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冊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此奉言奉之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耳故以曲禮言之

山陰陸氏曰此言執簡書王言動善則記之惡雖記之猶諱變善言奉若善臣所奉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廬陵胡氏曰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

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冡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鄭氏曰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為也司會冡

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齋戒受質賛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歲事斷計要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以其歲終天子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為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

以具事重故先齋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齋戒賛王受羣臣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

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

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

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

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

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

當須報於下百官齋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

勞農即十月蜡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歲事成

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案周禮註歲計曰

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鄭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嚴陵方氏曰齊以齊其內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古之人將有思也將有為也未嘗不齋戒者凡以

致其謹而已故君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諫於下也臣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質於上也然而一歲之内所諫所質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齋戒受之何哉葢今歲於是乎幾終來歲於是乎更始朔易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宣既驗者可因為之監未然者可豫為之防君臣上下其可以不慎乎則齋戒以受之不為過矣成即周官司會之職以歲會考歲成者是矣謂之成以其計要所成之績故也計

要正司會之所掌故其質於天子獨先於衆焉冢宰齋戒受質者蓋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必降於冢宰者以冢宰為天官之長司會則天官之屬故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雖非冢宰之屬然以其計要正司馬之所掌故以其成質於天子特從司會而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者是蓋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其類乎百官益三官之屬以其職卑而不敢專達故必質於三官然後其成得達於天子也獨不及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禮故也故後休老勞農者益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

乎震見乎離説乎兊勞乎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為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為可勞之人於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葢先王所以奉天時而為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事則所以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出也前經言量入以為出故成歲事然後可以制國用焉且歲事繫乎天則成其終者存乎人國用出乎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歲事曰成國用曰制也

長樂陳氏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百官積日而治詳天子一日列之而已此司會所以質歲之成於天子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則詔王者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冢宰齋戒受質是也於天子言受諫於冢宰言受質受質則列其已然者受諫則列其已然而修其未然者其受之必至於齋戒無敢慢故也受質然後休老勞農以其萬物歸根

之時而老者不可不休百穀既入之後而農者不可不勞休老黨正所謂正齒位籥章所謂息老物是也勞農特牲所謂息田夫月令所謂勞農而休息之是也

馬氏曰日窮於次月窮于紀當是之時上之是非不可以不諫故天子則齋戒以受之下之善否亦不可不校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質者質其是非而聽其誅賞也故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家宰家宰則

齋戒受之說者以贊王受之其說盖非是矣盖掌一歲之事者冢宰也而司會者冢宰之屬周官曰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天子則降於冢宰故其理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統於冢宰而非冢宰之屬以其職無專達故以其所成從司會以質其誅賞焉天子則以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之成降於三官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齋戒以受之百官者三官之屬而其職亦無專達故以其

成質於三官然後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則百官齋戒以受之至於百官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考之周官大樂正者宗伯之所屬大司寇者六卿之所屬與此不同者葢周官之言周之禮也延平周氏曰受諫必齋戒者神明之也司會總一歲之文書故質於天子必司會先之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可謂重矣故從之言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及宗伯者禮出

於教故也休老勞農者萬物歸根於冬然後復生於春帝勞乎坎然後復出乎震故蜡所以息老物與勞農者庶其有以繼之也成歲事者成終而成始也

山陰陸氏曰以諫換質言王於此求諫非直受質而已亦王之隆嫌下或不敢諫六官不言宗伯以大樂正見之也

廬陵胡氏曰大樂正等由司會以正於王大司徒以下三官不由司會者以其總主萬民得自質於王司

會但進其治要耳先儒云天子平斷畢報於下故百官受天子所質之要非也此謂百官自受在下所質正之要也

新安王氏曰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齋戒受質惟宗伯不與蓋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